

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之概念辨析

杨晓平

(遵义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2)

摘要: 正式学习指相关部门或他人为学习者组织、决定、安排的自上而下的学习活动。非正式学习指学习者基于需要、兴趣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自我组织、自我决定、自我激励的自下而上的学习活动。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在本质上都是学习,它们位于一个连续的学习谱系内,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作用机制,共同构成了终身学习的完整形态。

关键词: 正式学习; 非正式学习; 概念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798(2015)05-0080-04

DOI:10.13391/j.cnki.issn.1674-7798.2015.05.018

Differentiating Formal Learning from Informal Learning

YANG Xiao-p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Zunyi Normal College, Zunyi, Guizhou, 563002)

Abstract: The formal learning refers to the top-down learning activities organized, decided and arranged by relevant departments or others, while informal learning refers to the bottom-up learning activities based on learners' needs and interests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work where they are self-organized, self-determined, and self-motivated. In essence, both formal learning and Informal learning are related to learning. They stand in a continuous spectrum of learning and constitute the complete form of lifelong learning through different forms and mechanisms.

Key words: Formal Learning; Informal Learning; Concept

一、引言

关于学习,基于不同的理论和视角,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基于学习者获取知识的手段和方式这一角度,学习可以分为正式学习(Formal Learning)与非正式学习(Informal Learning)两大类。有研究者认为,大多数的学习都是非正式的,且这种非正式学习主要是在倾听同事讲述其真实经验和与同行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

在国外,“Formal Learning”、“Informal learning”这对术语也基本是形影不离、如影随形地同时出现于各种研究中。综观国内学者对其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对“Formal Learning”一词有两种译法,一种是“正规学习”,另一种是“正式学习”。实质上,笔者认为二者只因译法不同,没有本质的

区别,可以互换使用。对“Informal Learning”的译法也有两种,一种是“非正规学习”,另一种是“非正式学习”。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西方除了有学者提出“Informal Learning”的概念外,还有如欧盟、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和其他的西方学者提出的将“‘Formal Learning’、‘Informal learning’、‘Non-Formal Learning’”共同作为终身学习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很显然,“Informal Learning”和“Non-Formal Learning”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目前国内外对“Informal Learning”和“Non-Formal Learning”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将“Informal Learning”译作“非正式学习”、“Non-Formal Learning”译作“非正规学习”是大多研究者的共识,逻辑上也是完全可行的。

收稿日期: 2015-04-20

基金项目: 遵义师范学院博士基金启动项目“基于自我统整的中小学教师非正式学习研究”(项目编号: 遵师号 BS[2014]33);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人力资本产权视角下义务教育教师流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14YJA880073)。

作者简介: 杨晓平(1977-),女,贵州遵义人,博士,遵义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教师教育。

梳理目前国内外对此类学习的研究现状发现,其存在着“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Robert Graber 2001; David Beckett & Paul Hager 2002; 余胜泉、毛芳,2005)、正式学习与非正规学习(Michael Eraut 2000; 刘文利,2007; 张宝辉,2010)”的“二分”划分法和“正式学习、非正规学习与非正式学习(EC,2003; 冯巍,2003; 黄富顺,2009; OECD 2007; Heather L. Ainsworth & Sarah Elaine Eaton 2010)”的“三分”划分法。“二分”也好,“三分”也罢,虽然其中不乏有概念混乱者,但是总体而言,不同的研究者皆因不同的分类依据和逻辑起点而赋予了上述概念不同的定义和内涵,绝不能一概而论。

二、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比较分析

(一) 正式学习的内涵及本质

被学界经常引用而受到广泛关注的美国成人教育学专家维多利亚·J·马席克(Victoria. J. Marsick)和凯伦·E·沃特金斯(Karen. E. Watkins)的经典著作《工作场所中的非正式学习和偶发性学习》(*Informal and Incidental Learning in the Workplace*)一书对正式学习、非正式学习以及偶发性学习进行了系统化、开创性的定义,其认为正式学习是“典型的制度化、基于课堂、高度结构化的”^[1]、是“基于那些有助于员工学习如何执行具体的既定目标的孤立性计划性事件或经验之上而进行的学习”^[2],杰伊·克洛斯(Jay Cross, 2007)则进一步指出,正式学习是在“学校、课程、教室、工作场所的背景下完成的,是官方的,通常是有计划的,要教授课程。大多时候是自上而下的……”^[3]。我国较早明确提出“正式学习”这一概念是陈乃林、孙孔懿于1997年在其论文《终身学习论略》一文中,两位学者认为,所谓正式学习“即学习者在正规教育体制中的学习活动。是在教师引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学习。学习者置身于正规集体,多以接受间接性的认识为主要内容,以学习书本知识为主要形式。学习者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系统地掌握经过前人探索、概括、提炼和检验的认识成果——完整化了的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学习者既具有受动性,又具有一定的能动性”^[4];是“发生在有组织并经过营造的背景环境(正规教育、公司内部培训)中,具有明确的学习计划,并可能导致一种正规承认(毕业证书或文凭)的学习形式。从学习者的角度,学习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是有意行为”^[5];是“发生在学校的课堂里,教师按照课程的要求,组织学生在教室里系统地学习知识,学生的学习依据设定好了的日程进行。在该学习中,学生到学校上课是强制性的,学习内容由教师组织规划,学习的动力主要是外部的,并且会采用各种评估方式来评价学习效果,其发生在高度结构化的学

习环境当中”^[6]。

综上所述,中外研究者对正式学习的研究不外乎都较为关注学习者“在哪里学习”、“如何学习”、“学习什么”、“学得怎样”,即学习发生的场域(正规的教育系统内)、学习的方式(学习者在教育者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指导、安排、规定和要求下而有意识地进行)、学习的内容(由教育部门、相关机构、教育者事先规定好的)、学习的结果(学习者获得文凭、证书)几个方面。但是,笔者认为,不可过分强调学习是发生在正规教育系统还是非正规教育系统这个场域问题,因为正规教育系统和非正规教育系统内都存在此两种学习。即非正式学习可能存在于非正规教育系统,也可能存在于正规教育系统,反之,正式学习可能存在于正规教育系统,也可能存在于非正规教育系统。所以,我们区分两种学习的关键和核心并不在于其“发生在哪里”。此外,学习结束时是否获得了文凭和资格证书也不应该成为关注焦点。本研究认为,要揭示正式学习的本质与内涵,应关注学习者的学习方式是完全被他人组织、要求、安排而进行的,还是学习者基于对个人需要和环境信息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对学习活动的自主作出的选择和决定。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正式学习就是指相关部门或他人为学习者组织、决定、安排的自上而下的学习活动。包括学历教育范畴内的学习和非学历教育范畴内的培训、进修、讲座、报告、研讨会等。正式学习具有高度的结构化、组织化、制度化、系统化等特征。从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而言,其内容多外在于学习者的真实需要,多属于要求甚至是强制学习者接受而并非学习者自己的选择和自我的决定,故其学习动机往往停留于外在动机的层次;从学习者的学习自主性而言,学习者在正式学习中具有一定的能动性,但是由于一切都是他人规定、安排和组织的,其缺乏选择和决定权,故学习自主性较弱;从学习者的角色而言,其在正式学习活动中主要是他人理念和知识的“接受者”、“消费者”、“传递者”以及学习制度和相关章程的“遵守者”;从学习者的学习结果而言,在学习结束后,其能获得证书、资格与系统化的知识。概而言之,正式学习体现的是一种工具主义的学习发展观,多考虑学习者作为知识消费者角色,其代表的是一种“我”与“他”之间的非对话关系,忽视了学习者的学习应该是在“我”与“你”之间的对话关系之中进行。

(二) 非正式学习的内涵及本质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非正式教育”起,“非正式学习”这个概念在欧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有关非正式学习的涵义却有着不同的看法。美国学者维多利亚·J·马席克(Victoria. J. Marsick)和凯伦·E·沃特金斯(Karen. E. Watkins)认为“非正式学习(包含

偶发性学习在内)可能制度化出现,但不是通常发生在教室的或高度结构化的,而且主要是学习者自己控制学习,如果这种学习能得到组织的鼓励,那么即使是在学习条件并不优越的环境里,它也还是会发生。其可能包括自我导向学习、网络学习、指导学习、训练与试验、试误,出现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1]是“当个人在调控自己的学习时出现于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自然机会的学习,其最显著的特征是经验性和非制度性”(Cseh et al., 1999);是“是集日常生活与工作为一体,通过内部或外部的震荡而产生的、非高度意识性的、偶然性的一个综合体,总的说,它是通过行为和反思而发生,并与其他人的学习相关联的。”(Marsick and Volpe, 1999);加拿大学者利文斯通(Livingstone, 1999)则认为非正式学习是“指发生于教育机构课程之外、教育的或社会机构提供的课程、场所之外的任何涉及到追求理解、知识、技能的活动。”^[7];是“通过一系列策略来表现的,包括谈话、社交、团队合作和指导。非正式学习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不受预设知识的限制。”^[8]是“伴随在一些通过人们日常经验的生活中那些意外的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事件之后”(Carter, 1995),出现在人们有需要、有动机、有学习机会的任何时候(Marsick&Watkins, 2001),通常与别的学习相关(Marsick&Volpe, 1999)。我国学者余胜泉,毛芳认为非正式学习是“相对正规学校教育或继续教育而言的,指在工作、生活、社交等非正式学习时间和地点接受新知的学习形式,主要指做中学、玩中学、游中学,如沙龙、读书、聚会、打球等”^[9];其是“一种无意中(非主要)的学习,或归类为经验学习。其学习成果来自每日生活,与劳动、家庭或休闲密切联系。在阶段时间内,它没有具体的学习目标、学习时间或学习辅导。最明显的是,它并不导致毕业证书或文凭。大多数情况下,非正式学习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属于偶然、附带、次要或无规则的学习”^[5];其“发生在正式学习之外,由学习者自主产生的学习,它是无组织、无结构,有目的或无目的的,发生在工作场所和生活情景中(如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社区和商场等)所有提高知识和能力的活动”^[10]。

较之正式学习而言,非正式学习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松散的概念。对非正式学习的探讨中,中外研究者同样也较为关注学习发生的场域(正规的教育系统外)、学习的方式(学习者自主确定)、学习的内容(学习者自主确定)、学习的结果(学习者不获得文凭、证书)。笔者认为不可过分强调学习发生的场域,因为非正式学习既可能发生在正规教育系统外,也可能发生在正规教育系统内。是否获得文凭与证书也不是区分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核心,其核心应该高度关注学习者的学习是在他人安排、要求、组织之下发生的,还是学习者基于个人经验、需要、兴趣而对学习活动

作出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决定。

此外,国内外有不少研究者较为强调非正式学习的无意识性,甚至认为非正式学习就是无意识的。对此,笔者并不认同,虽然站在不同的视角侧重点便有所不同,但是,任何学习在本质上都应是有意识的。所以,本研究认为,非正式学习由于其较弱的可预见性以及进行方式的社会化、情境化,学习内容的非结构化与非制度化,使得其有时候表现得缺少计划性甚至没有计划性,但是这并不是它的常态,而且真正有生命力的非正式学习是一种真正个人化的、真实的、学习者自己负责、自己调控、自己决定的学习,充满了计划性和意识性。所以,绝不能一叶障目,草率认为非正式学习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学习活动,而应该全面考察、辩证认识非正式学习的本质。正如马席克(Victoria J. Marsick)和沃特金斯(Karen E. Watkins)在其著作中所提出的“尽管非正式学习依赖大量的默会知识,但是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它往往是有意识的,甚至可能是有计划的。”^[1]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非正式学习就是相对正式学习而言的一种学习活动。具体而言,非正式学习就是学习者基于需要、兴趣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自我组织、自我决定、自我激励的自下而上的学习活动。如,读书、看报、看电视(电影)、写博客、写日记、上网、E学习、沙龙、游戏、社交、谈话、团队合作等等。非正式学习具有目的的非功利性、发生场域的情境性、表现形式的非结构性、过程的主体愉悦性等特征。从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而言,由于其学习活动是基于自我的需要和兴趣而自我选择和决定的,学习者能体验到强烈的满足感、自主性和归属感,产生强烈的内在动机;从学习者的学习自主性而言,非正式学习是学习者自我选择、自我发起、自我组织、自我决定的,所以,学习者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从学习者的角色而言,其主要是知识的“创造者”,文化的“生产者”;从学习结果而言,在学习结束后,一方面,学习者没有获得任何证书,另一方面,学习者能增强自我效能、强化学习的内在动机,获得持续发展的潜能。为终身学习和未来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概念之比较

有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对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进行了全面的比较^[11](如表1所示),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诠释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此外,本研究也从学习动机、学习目的、学习取向、学习机制、学习结构、学习方式、学习形式、学习过程、学习意识、学习角色、学习情境、学习效果、知识类型、关注焦点、评价标准等多个维度对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进行了比较分析(如表2所示),以期方便读者对二者有个清晰而全面的认识。

表 1

正式学习	非正式学习
强迫的	自愿的
有结构、有系统	无结构、无系统
封闭式、教师领导、以教师为中心	开放式、学习者领导、以学生为中心
教室	教室之外的其它场所
有周密计划	无周密计划
学习效果容易评估	学习效果难以评估
较少社会交往	较多社会交往
有规约	无规约
定向	不定向

表 2

维度	正式学习	非正式学习
学习动机	外在	内在
学习目的	功利化	非功利化
学习取向	外塑	内生
学习机制	外驱	内驱
学习方式	偏重结构式学习	偏重社会开放性学习
学习形式	单一	多元
学习过程	接受、传递知识	管理、生产知识
学习意识	有意识	从无意识到有意识
学习角色	接受者、传递者	掌控者、创生者
学习内容	预设的	生成的
学习情境	人为性	自然性
学习效果	节点性成效	连贯性发展
知识类型	显性知识	隐性知识
关注焦点	培训(教学)与教学内容	学习本身与学习者
评价标准	常模评价	个体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正式学习虽然具有高度的结构性,学习者无法控制,但是在这些活动结束后的某一个情境或事件中,学习者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触动、会引以为鉴或引以为戒、会反思自己、会产生灵感和顿悟,甚至会彻底颠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或会开启自己对人对事一些全新的思考进而收获新的意义,或激发自己对职业、对生活的美好理想等等,这些就是典型的非正式学习形式。显然,非正式学习并不是和正式学习截然对立的,更不是完全独自进行、独自起效的,而是在一定的情境脉络中,通过反思、建构、转化“原有认知结构”而进行的。可以说,是没有完全脱离正式学习的纯粹非正式学习。

三、结论与建议

一言蔽之,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比较而言,前者是高度结构化,后者是完全开放式的;前者能获得证书或资格以及大量系统化的显性知识,后

者能满足个体的自我存在感需要并获得大量隐性知识、提高学习者的实践智慧。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研究往往是通过对比而对其进行界定,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从绝对对立的关系和思维去界定它们的倾向。这样做的后果将会扭曲对学习本质的认识,更会人为地割裂对终身学习的整体性认识,从而导致大量学习资源的浪费。事实上,在我们的学习实践中,“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是以反思性学习为交触点,相互交融、相互补充地构成了人们学习的完整形态,并在所产生的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的交融中,形成了人的能力。”^[12]所以,二者在本质上都是学习,共同位于一个连续的学习谱系内,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作用机制,共同构成了终身学习的完整形态。换言之,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学习中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包含或隐藏着其他形式的学习,不存在绝对单一的非正式学习或正式学习。完全丢弃正式学习、孤立寻求非正式学习,或完全丢弃非正式学习而孤立寻求正式学习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 [1] Marsick, V. & Watkins, K. Informal and Incidental Learning in the Workplace [M].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90: 12.
- [2] Marsick, V. J. & Volpe, M. The nature and need for informal learning [J]. Advances in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1999(1): 1-9.
- [3] Cross, J. Informal Learning: Discovering the Natural Pathways that Inspire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M]. San Francisco: Pfeiffer, 2007.
- [4] 陈乃林, 孙孔懿. 终身学习论略 [J]. 江苏高教, 1997(6): 5-11.
- [5] 章鹏远. 欧盟国家非正规与非正式职业学习认证概述 [J]. 职教论坛, 2005(19): 59-61.
- [6] 刘文利. 科学教育的重要途径——非正规学习 [J]. 内蒙古教育, 2008(19): 33-36.
- [7] Livingstone, D. Exploring the icebergs of adult learning: Findings of the first Canadian survey of informal learning practices [J]. WALL Working Paper, 1999(10): 1-21.
- [8] Megan Le Clus. Informal learning in the workplac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Adult Learning, 2011, 51(2): 355-373.
- [9] 余胜泉, 毛芳. 非正式学习——e-Learning 研究与实践的新领域 [J]. 电化教育研究, 2005(10): 19-24.
- [10] 尚茹. 非正式学习与中小学教师成长 [D]. 河南大学, 2007: 10.
- [11] Wellington, J. 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in Science: The Role of the Interactive Science Centres [J]. Physics Education, 1990, 25: 247-252.
- [12] Lennart Svensson & Per-Erik Ellstrom. Integrating 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at work [J]. The Journal of Workplace Learning, 2004, 16(8): 479-491.

[责任编辑: 吕娟]